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紀卷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王鍾岱

宋文紀卷十六

明 梅鼎祚 編

蘇瑋生

平賊告郊社太廟奏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平劉義宣臧質八座奏唯告

廟社不告二郊太學博士徐宏孫勃陸澄議禮無不報始既遍告今賊已禽不應不同國

子助教蘇瑋生參議詣可

八座奏

劉義宣臧質干時犯順滔天作戾連結淮岱謀危宗社

質反之始戒嚴之日二郊廟社皆已遍陳其義宣為逆未經同告輿駕將發醜徒冰消質既梟懸義宣禽獲二寇俱殄並宜昭告檢元嘉三年討謝晦之始並告二郊太廟賊既平蕩唯告太廟太社不告二郊禮官博議

蘇瑋生議

案王制天子廵狩歸假於祖禰又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於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

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告至天子諸侯雖事有小大其禮畧鈞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鄭云出入禮同其義甚明天子出征類于上帝推前所告者歸必告至則宜告郊不復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廟社未詳其義或當以禮記唯云歸假祖禰而無告廟之辭果立此義彌所未達夫禮記殘缺之書本無備體折簡敗字多所闕畧正應推例求意不可動必徵文天子反行告社亦無成記何故告郊獨當致嫌

但出入必告蓋孝敬之心既以告歸為義本非獻捷之禮令輿駕竟未出宮無容有告至之文若陳告不行之禮則為未有前准愚謂祝史致辭以昭誠信苟其義舛於禮自可從實而闕臣等叅議以應告為允並宜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廟太社依舊公卿行事（而闕下當有缺誤或闕字為小字注缺遂誤作大字）

徐宏

東平沖王祔廟議奏（孝建元年七月有司奏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徐宏議）

有司奏

東平沖王年穉無後唯殤服五月雖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無其臣未詳毀靈立廟為當它祔與不

輒下禮官詳議

徐宏議詔可

王既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便合毀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祖之為士大夫者按諸侯不得祔于天子沖王則宜祔諸祖

之廟為王者應祔長沙景王廟

朱膺之

章皇太后廟殷祭議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于章后廟高堂隆議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及徐邈荅晉宣太后殷薦舊事使禮官議正朱膺之同王燮之孫緬議宜殷薦詔從之

博士孫武議

案禮記祭法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疎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遠廟為祧鄭云天子遷廟之主昭穆合

藏於祧中祫乃祭之王制曰祫禘鄭云祫合也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三年而夏禘五年而秋祫謂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祭也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傳曰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太廟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統曰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今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於上不列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序未聞於昭穆之外别立為位若徐邈議令

殷祠就別廟奉薦則乖禘祫大祭合食序昭穆之義邇云陰室四殤不同祫就祭此亦其義也喪服小記殤與無後從祖祔食祭法王下祭殤鄭玄云祭適殤于廟之奧謂之陰厭既從祖食於廟奧是殤有位於奧非就祭別宮之謂今章太后廟四時饗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禘祫獨祭別宮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于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髙堂隆荅魏文思后依姜嫄廟禘祫又不辨祫之義而改祫

大饗盖有由而然耳守文淺學懼乖禮衷

博士王燮之議通典王燮之

按禘小祫大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推尋祫之為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於此為大夫以孝饗親尊愛同極因殷薦太祖亦致盛祀于小廟譬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故高堂隆所謂獨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竝不序于太廟而猶均禘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殤不祫就而祭之以為別饗之例

斯其證矣愚謂章皇太后廟亦宜殷薦

太常丞孫緬議

祫祭之名義在合食守經據古孫武為詳竊尋小廟之禮肇自近魏晉之所行足為前準高堂隆以祫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殤以證別饗孫武據殤祔於祖謂廟有殤位尋事雖同廟而祭非合食且七廟同宫始自後漢禮之祭殤各祔厥祖既豫祫則必異廟而祭愚謂章廟殷薦推此可知

祠部郎朱膺之議

閟宮之祀高堂隆趙怡並云周人祫嵗俱祫祭之魏晋二代取則奉薦名儒達禮無相譏非不𠎝不忘率由舊章愚意同王燮之孫緬議

孝武帝詔

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兹盛祠閟宮遥祫既行有周魏晋從饗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王偃喪禫服議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領曹郎朱膺之議

有司奏

故右光禄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朞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於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

朱膺之議

詳尋禮文心喪不應有禫皇代考驗已為定制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即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以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右光禄大夫殷和喪變除之禮儀同皇后

議南郊廟祠儀奏 孝建二年正月南郊有司奏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祀之太常丞朱膺之並議通關並同建平王宏謂膺之議為允詔可

有司奏

今月十五日南郊尋舊儀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亞獻南郊親奉以太常亞獻又廟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廟送神又灌議儀不同于事有疑輒下禮官詳正

王祀之議

案周禮大宗伯佐王保國以吉禮事鬼神祇禋祀昊天則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亞獻又周禮外宗云王后不與則賛宗伯鄭玄云后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説云

君執珪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獻中代以來后不廟祭則應依禮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尉亞獻鄭注禮月令云三王右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也盖世代彌久宗廟崇敬攝后事重故以上公亞獻又議履時之思情深於霜露室户之感有懷於容聲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處鄭注儀禮有司云天子諸侯祭於祊而繹繹又祭也今廟祠闕送神之祼將移祭于祊繹明在於留神未得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有異

朱膺之議

案周禮大宗伯使掌典禮以事神為上職總祭祀而昊天為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袞山松漢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亞獻光禄掌三獻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掌賛天子無掌獻事如儀志漢亞獻之事專由上可不由秩宗貴官也今宗廟太尉亞獻光禄三獻則漢儀也又賀循制太尉由東南道升壇明此官必預郊祭古禮雖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亞獻漢儀所行

愚謂郊祀禮重宜同宗廟且太常既掌贊天子事不容
兼又尋灌事禮記曰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
陽樂三闋然後迎牲則殷人後灌也周人先求諸陰灌
用鬯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則周人先灌也此謂廟
祭非謂郊祠案周禮天官凡祭祀贊王祼將之事鄭注
云祼者灌也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
郊末始有灌于禮未詳淵儒注義炳然明審謂今之有
灌相承為失則宜無灌

周景遠

殷祭議　孝建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依舊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内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太學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並議郎中周景遠參議以宏膺之議為允

詔可

蘇瑋生議

案禮三年喪畢然後祫于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且不禫即祭見譏春秋求之古禮喪服

未終固無祼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雖祥禫空存無縗縞之變烝嘗薦祀不異平日殷祠禮既弗殊豈獨以心憂為礙

徐宏議

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祥周變猶服縞素未為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

朱膺之議

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

禫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玄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内不得禘也案王肅等言於魏朝云今權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鄭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為有疑亦以魯閔設服因言喪之紀制爾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禘縱公羊異說

官以禮為正亦求量宜

周景遠叅議

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即吉御世宜爾宗廟大禮宜依古典則是皇宋開代成準謂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議用來年十月殷祠為允

殷祭用孟秋議宋殷祭皆即吉乃行大明七年有司奏四月應殷祠若事中未得為得用孟秋與不領軍長史周景遠議參議據禮有証謂用孟秋為允詔可

案禮記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依如禮文則夏秋冬三

時皆殷不唯用冬夏也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啓議自泰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安國又啓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祠博士徐乾據禮難安國乾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專用冬夏于時晉朝雖不從乾議然乾據禮及咸康故事安國何以奪之今若來四月未得殷祠遷用孟秋于禮無違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本名瑗初為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入宋歷除太中大夫從交州還為南濟陰太守中散大夫

御敵議

爰孝建初補尚書水部郎轉殿中郎兼右丞三年魏人寇邊議

詔曰敵犯邊塞水陸逕遠孤城危棘復不可置臣以戎狄猖狂狡馬滋廣列卒擬候伺覘閒隙不勞大舉終莫永寧然連于千里費固巨萬而中興造創資儲未積是以齊斧徘徊朔氣稽掃今皇運洪休靈威遐懾蠢爾遺燼懼在誅剪思肆蜂蠆以表有餘雖不敢深入濟沛或能草竊邊塞羽林鞭長太倉遙阻救援之日勢不相及且當使緣邊諸戍練卒嚴城凡諸督統聚粮蓄田籌計資

力足相抗擬小鎮告警大督電赴塢壁邀斷州郡犄角儻有自送可使匹馬不反諂吉胡騎倏忽抄暴無漸出耕見虜野粒資寇比及少年軍實無擬江東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贍臣以為方鎮所資寔宜且田且守若使堅壁而春墾輟耕清野而秋登莫擬私無生業公成虛罄遠引根本二三非宜救之之術唯在盡力防衛來必拒戰去則邀躡據險保隘易為首尾胡馬既退則民豐廪實比及三載可以長驅諂吉賊之所向本

無前謀兵之所進亦無定所比歲戎戍倉庫多虛先事聚衆則消費粮粟敵至倉卒又無以相應臣以為摧鋒前討大須資力據本應末不俟多衆今寇無傾國豕突列城勢足脣齒養卒得勇所任得才臨事而懼應機無失豈煩空聚兵衆以待未然詔旨戎狄貪婪唯利是規不挫凶圖奸志歲結臣以為不擊則必侵掠不已則民失農桑農桑不收則王戍不立為立之方擊之為要詔旨若令邊地歲驚公私失業經費困於遥輸遠圖决無

遂事寢斃贊略逆應有方臣以為威虜之方在于積粟塞下若使邊民失業列鎮寡儲非唯無以遠圖亦不能制其侵抄今當使小戍制其始寇大鎮赴其入境一被毒手便自吹齏烏逝矣

皇子出後告廟議孝建三年五月詔以第四皇子出紹江夏王太子叡為後

有司奏皇子出後檢未有告廟先例輒勒二學禮官議正應告與不告者為告幾室太學博士傅休太常丞庾亮之祠部朱膺之兼右丞殿中郎徐爰並議參議以爰為允詔可

傅休議

禮無皇子出後告廟明文晉太康四年封北海王實紹
廣漢殤王後告於太廟漢初帝各異廟故告不必同自
漢明帝以來乃共堂各室魏晉依之今既共堂若獨告
一室而闕諸室則於情未安

庾亮之議

案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今皇子出嗣宜告
禰廟

祠部朱膺之議

有事告廟盖國之常典今皇子出絽事非常均愚以為宜告賀循云古禮異廟唯謁一室是也既皆共廟而闕於諸帝於情未安謂循言為允宜在皆告

徐爰議

國之大事必告祖禰皇子出嗣不得謂小昔第五皇子承統廬陵備告七廟

繼體告廟臨軒議大明元年詔以前太子步兵校尉祗男歆紹南豐王朗有司奏朗先嗣營陽告廟臨軒檢繼體為舊不告廟臨軒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王燮之祠

部郎朱膺之殿中郎徐爰竝議爰同燮之參詳爰議為允詔可王燮之議

王燮之議

南豐昔別開土宇以紹營陽義同始封故有臨軒告廟之禮今歆奉詔出嗣則成繼體先爵猶存事是傳襲不應告廟臨軒

朱膺之議

南豐王嗣爵封已絶聖恩垂矜特詔繼茅土復申義同始封為之告廟臨軒

徐爰議

營陽繼體皇基身亡封絶恩詔追封錫以一城既始啓建茅土故宜臨軒告廟今歆繼後南豐彼此俱為列國長沙南豐自應各告其祖豈闗太廟事非始封不合臨軒

立南郊位議大明三年尚書右丞徐爰奏乃立郊兆于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宫之午地

郊祀之位遠古蔑聞禮記燔柴於太壇祭天也兆于南

郊就陽位也漢初甘泉河東禋埋易位終亦徙于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闢遂于東南已地創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途陽路修遠謂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

曹虔季立世子議大明四年有司奏陳留國王曹虔季長兄虔嗣早卒季龍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嗣今依例應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為世子為應立次子鍇太學博

士王温之江長議並應以銑為正嗣太常陸澄議立鍇右丞徐爰議銑宜還為虞季世子詔如爰議

禮後大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世及春秋成義虞嗣承家傳爵身為國王雖薨沒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日便應即纂國統于時既無承繼虞季以次襲紹虞嗣既列廟饗故自與出數而還豈容烝嘗無闕横取他子為嗣為人肖嗣又應恭祀先父案禮文公子不得禰諸侯虞嗣無緣降廟既寢銑本長息宜還為虞季世子

安陸夫人廟祭議

大明四年有司奏安陸國土雖建而奠酹之所未及營立四時薦饗故祔江夏之廟宣王所生夫人當應祠不太學博士傅郁議應廢祭右丞徐爰議合列祀二議不同參議以爰議為允詔可

按禮慈母妾母不代祭鄭玄注以其非正故傳曰子祭孫止又云為慈母後者為祖庶母可也注稱緣為慈母後之義父妾無子亦可命已庶子為之後也考尋斯義父母妾之祭不必唯子江夏宣王太子體自元宰道戚之胄遭時不幸聖上矜悼降出皇愛嗣承徽緒光啓大

藩屬國爲祖始王夫人載育明懿則一國之正上無所厭哀敬得申既未獲祔享江夏又不從祭安陸即事求情愚以爲宜依祖母有爲後之義謂合列祀于廟

宣貴妃廟祭議大明七年三月有司奏太學博士虞龢左丞徐爰並議大體不

異詔可

有司奏

新安王服宣貴妃齊衰朞十一月練十三月縞十五月祥心喪三年未詳宣貴妃祔廟應在何時入廟之日當

先有祔但入新廟而已若在大祥及禫中入廟者遇四時便祭不新安王在心制中得親奉祭不

虞龢議

春秋傳云祔而作主烝嘗禘於廟嘗為吉祭之名大祥及禫未得入廟應在禫除之後也新安王心喪之内若遇時節便應吉祭於廟親奉亦在無嫌祔之為言以後亡者祔于先廟也小記云諸侯不得祔于天子今貴妃爵視諸侯居然不得祔于先后又別考新宫無所宜祔

且卒哭之後益無祔理

徐爰議

禮有損益古今異儀雖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時之諸侯皆禫終入廟且麻衣縓緣革服於元嘉苫經變除申情於皇宋況宣貴妃誕育叡蕃葬加殊禮靈筵廬位皆主之哲王考宫郊祀不得闕之朝廷謂禫除之後宜親執奠爵之禮若有故三卿行事貴妃上厭皇姑下絶列國無所應祔

同前 杜氏通典云大明七年詔立宣貴妃廟其祀禮王親執奠爵有故三卿行事有司又奏左丞徐爰議詔可 有司奏同前

禮有損益古今異儀春秋傳雖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代之諸侯皆禫終入廟且麻衣縓緣革服於元嘉告經變除申行諸皇宋況宣貴妃誕育叡蕃葬加殊禮靈筵廬位皆主之哲聖考宮創祀不復問之朝廷謂禫除之後宜親執奠爵若有故三卿行事

晉陵孝王祭議奏 大明七年十一月有司奏晉陵國刺孝王廟依廬陵平王

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三卿主祭應同有服之例與不博士顔僧道太常丞庾蔚之

兼左丞徐爰並議參議以爰為允詔可

顔僧道議

禮記云所祭者亡服則不祭今晉陵王于衡陽小功宜依二國同廢

庾蔚之議

緦不祭者據主為言也晉陵雖未有嗣宜依有嗣致服依闕祭之限衡陽為族伯緦麻則應祭三月

徐爰議

嗣王未立將來承胤未知疏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祭敬

濟敬王子羽廟祭議大明八年正月有司奏故濟敬王子羽將來立後未詳便應作主立廟為須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為于何處祭祀游擊將軍徐爰議通關博議以爰議為允令復立廟廟成作主依晉陵王近例先暫祔廬陵考獻王廟祭竟神主即還新廟未立後之前常使國上卿主祭

國無後於制除罷始封之君寔存承嗣皇子追贈則為

始祖臣不殤君事著前準豈容虛闕烝嘗以俟有後謂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舊

修宋史表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終其業爰雖因前作專為一家之書上請付外詳議于是江夏王義恭三十六人同爰議以義熙為斷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謂宜以元興三年為始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世祖詔報

臣聞虞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勤天飛雖王德所至終陟固有資田躍神宗始于俾乂上日

兆於納揆其在殷頌長發玄王受命作周寔唯雖伯考行之慼則振古之弘軌降逮二漢亦同兹義基帝創乎豐郊紹祚本於邑魏以武命國志晉以宣啟陽秋明黄初非更姓之本太始為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準式遠之鴻規典謨緬邈紀傳成準善惡具書成敗畢記然餘分紫色滔天泯夏親所芟夷而不序於始傳涉聖卓紹煙起雲騰非所誅滅而顯冠乎首述豈不以事先歸之前録功偕著之後撰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澆季鍾經

綸之也極攡玄光以鳳翔秉神符而龍舉剗定鯨鯢天人佇屬晉禄數終上帝臨宋便應奄膺紘宇對越神工而恭服勤于三分讓德邁于不嗣其為巍巍蕩蕩赫赫明明歴觀逖聞莫或斯等宜依衘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為功臣之斷其偽玄簒竊同于新莽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録及犯命干紀受戮霸朝雖揖禪之前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議伏須遵承

孝武帝詔報

項籍聖公編録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

餘如爰議

食箴北堂書鈔

民之初生有生有食資生順性甘是黍稷炎皇俶載后

棄茂植一日三飽聖賢通執五穀既翳五味亦宜潔爨

豐戚滋芬美腴奉君養親靡不加精安體潤氣調神暢

情

又箴

衣服稱誠飲食日歡擊鐘而舉無使日旰

庾蔚之

鄱陽哀王祥除議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為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傅休太常丞庾蔚之並議通閏並同蔚之三月末祥

博士傅休議通典作孫休

尋正禮喪遇閏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沒閏閏在朞內故

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定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為祥晉元明二帝並以閏二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准則是今比

太常丞庾蔚之議

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以祥忌皆以同月為義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為後九

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為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朞之議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為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通閏並用閏附于正而正不假閏得周便祥何待於閏且祥忌異月亦非禮意通閏並用以下通典補

國子毋除太夫人議 孝武帝孝建三年有司奏雲杜國解稱國子檀和之所生親王求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博士孫豁之太常丞庾蔚之祠部郎中朱膺之議上參議以蔚之為允詔可

博士孫豁之議

春秋毋以子貴王雖為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例鄭伯許男同號夫人國子體例王合如國所生

庾蔚之議

毋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今異制因革不同自頃代以

來所生蒙榮唯有諸王既是王者之嬪御故宜見尊於藩國若功高勳重列為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國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

朱膺之議

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當為傳國君母本先公嬪媵所因藉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績重勳恩所特錫時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議

太子歒妃服廢烝祠議大明五年十月有司奏今月八日烝祠二廟公

卿行事有皇太子獻妃服前太常丞庾蔚之博士司馬興之領軍長史周景遠右丞徐爰並議尋蔚之等議指歸不殊闕烝為允過卒哭祔一依常典詔可

庾蔚之議

禮所以有喪廢祭由祭必有樂皇太子以元嫡之重故主上服妃不以尊降既正服大功愚謂不應祭有故三公行事是得祭之辰非今之比卿卒猶不繹況於太子妃乎

司馬興之議

夫緦則不祭禮之大經卿卒不繹春秋明義又尋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議不應三月廢祠而猶云殯葬之間權廢事改吉芬馥享祠尋此語意非使有司此無服之喪尚以未葬為廢況皇太子妃及大功未祔者邪上尋禮文下准前代不得烝祠

周景遠議

案禮緦不祭大功廢祠理不俟言今皇太子故妃既未山塋未從權制則應依禮廢烝嘗至尊以大功之服于

禮不得親奉非有故之謂亦不使公卿行事

徐爰議

禮緦不祭蓋惟通議大夫以尊貴降絶及其有服不容復異祭統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謂于禮應祭君不得齋祭不可闕故使臣下攝奉不謂君不應祭有司行事也晉咸寧四年景獻皇后崩晉武帝伯毋宗廟廢一時之祀雖名號尊崇粗可依准今太子妃至尊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塋謂烝祠宜廢

晉陵王子雲臨祭議大明六年十月有司奏故晉陵孝王子雲未有嗣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朔望周忌應還臨與不祭之日誰為主太常丞庾蔚之議左丞徐爰參議蔚之為允詔可

既葬三日國臣從權制除而釋靈筵猶存朔望及朞忌諸臣宜還臨哭變服衣帢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朞親服除之而國尚存便宜立廟為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暫祔食祖廟諸王不得祖天子宜祔從祖國廟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薦常

使上卿主之

校獵薦二廟議 大明七年二月有司奏鑾輿巡蒐江左講武校獵獲肉先薦太廟章太后廟并設醖酒公卿行事及獻妃陰室室長行事太學博士虞龢議薦廟未有先准兼太常丞庾蔚之議薦廟為允參議大同蔚之詔可

虞龢議

檢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祭社茇舍夏苗則以享礿治兵秋獮則以祀方大閱冬狩則以享烝案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畢始揚威武

名曰貙劉乘輿入囿躬執弩以射牲以鹿麑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廟然則春田薦廟未有先准

庾蔚之議

獮所言是蒐狩不失其時此禮久廢今時獮表晏講武教人又虔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廟宜使上公

叅議

蒐狩之禮四時異議禮有損益時代不同今既無復四

方之祭三殺之儀曠廢未久禽獲牲物面傷翦毛未成禽不獻太宰令謁者擇上殺奉送先薦廟社二廟依舊以太尉行事

四孤議魏時田瓊王朗等並有四孤論至宋庾蔚之議

四孤之父母是事硋不得存養其子其不欲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為後而茍使其子不存耶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既為人後何不戴其姓神不歆非類蓋捨巳族而取他族為後若巳族無所取後而養

他子者生得養已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加其功乎唯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絶嗣者便當還本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衰周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為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有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間别立室以祭祀是也

王燮之

皇太后出行副車議大明元年有司奏皇太后出行副車未有定數下禮官議正博士王燮之議應十二乘通關為允詔可

周禮后六服五路之數悉與王同則副車之制不應獨異又記云古者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鄭注云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推所立每與王同禮無降亦明矣皇太后既禮均至極彌不應殊謂並應同十二乘

陳皇太妃哀服議 泰豫元年後廢帝崇所生母陳貴妃為皇太妃位亞尊極

未詳國親舉哀格當一同皇太后為有降異又于本親朞以下當猶服與不前曹郎王燮之兼太常丞司馬燮之議參議以燮之議為允太妃於國親無服故宜緣情為諸王公主于至尊是朞服者及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嬪各舉哀

案喪服傳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與太后無異但太后既以尊降無服太妃儀不應殊故悉不服也計本情舉哀其禮不異又禮諸侯絶朞皇太后雖云不居尊極又容輕于諸侯謂本親朞以下一無所服有慘自宜舉哀親踈二儀準之太后

司馬燮之議

禮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黨皆謂大夫士耳妾名雖緫而班有貴賤三夫人九嬪位視公卿大夫猶有貴妾而况天子諸侯之妾為他妾之子無服既不服他妾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餘親况皇太后妃貴亞相極禮絶羣后崇輝戚典有踰東儲尚不服朞太妃豈容有異若本親有慘舉哀之儀宜仰則太后

王昊之

與琅琊太守許誠言書

貴郡臨沂縣其沙村逆鱗魚可調藥物

孫武

侯伯子男次息為世子議大明二年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嗣求進次息為世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博士孫武傳郁曹郎諸葛雅之並議參議為允

詔可

案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世子先代成準宜今為例

傅郁議

禮記微子立衍商禮斯行仲子舍孫姬典攸貶歷代遵循靡替於舊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厥嗣未育非孫之謂愚以為次子有子自宜紹為世孫若其未也無容遠捜輕屬承綱繼體傳之有由父在子立允稱情典

諸葛雅之議

案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以為

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又孫武所據晉濟北侯荀勗長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文採比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為永制

傅郁

太子親祠與宮中有故不舉祭議奏大明三年六月有司奏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博士傅郁二義不同尚書參議郁議為允詔可

有司奏

來七月十五日當祠太廟章皇太后廟輿駕親奉而乘

與辭廟親戎太子合親祠與不且今月二十四日第八
皇女天菜禮宫中有故三月不舉祭皇太子入住上宫
於事有疑下禮官詳正

司馬興之議

竊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皇太子有撫軍之道而無専
御之義戎既如之祀亦宜然案祭統夫祭之道孫為王
父尸又云祭有昭穆所以别父子太子監國雖不攝至
於宗廟則昭穆寔存謂事不可亂又云有故則使人准

此二三太子無奉祀之道又皇女夭札則宜同宫一體之哀禮不得異設今得祀令猶無親奉之義

傅郁議

案春秋太子奉社稷之粢盛長子主器出可守宗廟以為祭主易傳明文監國之重居然親祭皇女夭札時既同宫三月廢祭於禮宜停

荀萬秋

籍田儀注奏大明四年正月尚書左丞荀萬秋奏

籍田儀注皇帝冠通天冠朱紘青介幘衣青紗袌侍中陪乘奉車郎秉轡按漢輿服志曰通天冠乘輿常服也若斯豈可以常服降千畒邪禮記曰昔者天子為籍千畒冕而朱紘躬秉耒鄭玄注周官司服異服同冕尊故也時服雖變冕制不改又潘岳籍田賦云常伯陪乘太僕秉轡推此與駕籍田宜冠冕璪十二旒朱紘黒介幘衣青紗袌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宜改儀注一遵二禮以為定儀

永陽侯傍親殤服議大明五年有司奏永陽縣侯劉叔子夭喪年始四歲

傍親服制有疑太學博士虞龢領軍長史周景遠司馬朱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議並云宜同成人之服東平冲王服殤寔由追贈異于已受茅土博士司馬興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詔景遠議為允

南面君國繼體成家雖則佩觿未闕成人得君父名也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傍親故依殤制東平冲王已經前議若外仕朝列則為大成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居封

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為斷今永陽國臣自應全服至於旁親宜從殤禮

司馬興之

皇太子妃服作鼓樂議大明五年閏月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並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二御何當得作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興之議徐爰參議皇太子朞服內不合作鼓吹及樂

案禮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祔廟之後

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

右丞徐爰議

皇太子妃雖未山塋臨軒拜官舊不為礙樟棺在殯應縣而不作祔後三御樂宜使學官擬禮上

興之又議

案禮大功至則辟琴瑟誠無自奏之理但王者體大理絶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吉唯縣而不樂以此表哀今准其輕重倂其隆殺則下流大功不容撤樂終服夫

金石賓饗之禮簫管警塗之衛寔人君之盛典當陽之威飾固亦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義耳既已制服成月虛懸終寔亦足以甄崇冢正標明禮歸矣

明堂饗祀牛數議 大明五年九月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用幾牛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虞龢祠部郎顏奐並議

案鄭玄注禮記大傳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

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無差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則道兼覆載左右羣生則化洽四氣祖宗之稱不足彰無窮之美金石之音未能播勲烈之咸故明堂聿修聖心所以昭玄極汎配宗廟先儒所以得禮情愚管所見謂宜用六牛

虞龢議

祀帝之名雖五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

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王而饗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

顏奐議

祀之為義並五帝以為言帝雖云五牲牢之用謂不應過郊祭廟祀宜用二牛

國子母除太夫人議大明十二年有司奏興平國解稱國子袁愍孫母王氏應除太夫人檢無國母稱太夫人例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程彥參議以興之為允詔可

案禮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則子男之母不容獨異

程彦議

五等雖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號得從子男於親尊秩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於國均也彦參議以與之議為允除王氏為興平縣開國子太夫人

丘景先

祭霍山議

大明七年有司奏奠祭霍山未審應奉使何官用何牲饌進奠之日又用何器殿中郎丘景先議詔可

修祀川嶽道光列代差秩珪璋義昭聯册但業曠中葉儀漏典文尋姬典事繼宗伯漢載持節侍祠血祭霾沈經垂明範酒脯牢具悉有詳例又名山著珪幣之異大冡有嘗禾之加山海祠霍山以太牢告玉此凖酌記傳其可言者也今皇風緬暢輝祀通嶽愚謂宜使以太常持節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又

鬯人之職凡山川四方用脤則概酒當以蠡㮧其餘器用無所取説按郊望山瀆以質表誠器用陶匏籍以茅席近可依準山川以兆宜為壇域參議景先議為允今以兼太常持節奉使牲用太牢加以璋幣器用陶匏時不復用脤宜同郊祀以爵獻凡有饌種數一依社祭為允

虞龢會稽餘姚人位中書郎廷尉入齊杜氏通典龢音蘇

宣貴妃立廟議大明七年三月有司奏故宣貴妃加殊禮未詳應立廟與不太

學博士虞龢左丞徐爰並議參詳為允詔可

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蒼梧三妃未之從昏議云后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三妃即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公之元嫡尚得考彼別宮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禮應刱立新廟

尚書左丞徐爰議

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絶五宫考之古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卿

昭太后祔廟議　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有司奏制義服祔廟下禮官詳議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議時太宗宣太后已祔章太后廟長兼儀曹郎虞龢復議參詳龢議為允詔可

有司奏

晉太元中始正太后尊號徐邈議廟制自是以來著為通典今昭皇太后於至尊無親正特制義服祔廟之禮

宜下禮官詳議

王畧虞愿議

正名存義有國之徽典臣子一例史傳之明文今昭皇太后正位母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彝則毋以子貴事炳聖文孝武之祀既百代不毀則昭后之祔無緣有虧愚謂神主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晉元皇帝之於愍帝安帝之於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爵使有司行事

虞龢議

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宫而公子主其事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理周禮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宜使有司行其禮事又婦人無常秩各以夫氏為定夫亡以子為次昭皇太后即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後以從序而言宜躋新禰于上

太子納昏禮議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奏下禮官裴昭明孫詵虞龢並議參詳

僉議為
允詔可

有司奏

按晉江左以來太子昏納徴禮用玉一虎皮二未詳何所準況或者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潤栗珪璋既玉之美者豹皮義兼炳蔚熊羆亦昏禮吉徴以類取象亦宜並用未詳何以遺文晉代江左禮物多闕後代因襲未遑研考今法章徽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稽諸舊典今皇太子昏納徴禮合用珪璋豹皮熊羆

皮與不下禮官詳依經記更正若應用者為各用一為應用兩

博士裴昭明議

按周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玄注云束帛以儷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以虎豹皮各一具豈謂婚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以尊革其事乎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用熊羆吉祥而婚典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為用各異今帝道弘明徽則光闡儲皇聘納宜準經誥

凡諸僻謬並合詳裁雖禮代不同文質或異而鄭爲儒宗既有明說守文淺見蓋有惟疑

兼太常丞孫詵議

聘幣之典損益爲義歷代行事取制士婚若珪璋之用寔均璧品采豹之彰義齊虎文熊羆表祥繁衍攸寄今儲后崇聘禮先訓遠皮玉之美宜盡暉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合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

長兼國子博士虞龢議

案儀禮納徵直云玄纁束帛儷皮而已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則虎豹之皮居然用兩珪璧宜仍舊各一也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歷遷廷尉

車駕嘗祠及皇后拜廟議泰始二年六月有司奏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劉緄太常丞虞愿議參議愿議為允詔可

有司奏

來七月嘗祀二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至尊親進

觴爵及拜伏又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諱又
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虔見于禰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
並無明文下禮官議正

劉緄奏

尋晉元北面稱臣於愍帝烝嘗奉薦亦使有司行事且兄
弟不相為後著於魯史以此而推孝武之室至尊無容
親進觴爵拜伏其日親進章皇太后廟經昭皇太后室
過前議既使有司行事謂不應進拜昭皇太后正號久

定登列廟祀詳尋祝文宜稱皇帝諱案禮婦無見兄之典昭后位居傍尊致虔之儀理不容備孝武昭后二室牲薦宜闕

虞愿議

夫烝嘗之禮事存繼嗣故傍尊雖近弟姪弗祀君道雖高臣無祭典按晉景帝之于武帝屬居伯父武帝至祭之日猶進觴爵今上既纂嗣文皇于孝武室謂宜進拜而已觴爵使有司行事按禮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凡在

神祇尚或致恭況昭太后母臨四海至尊親曾北面兄母有敬謂宜進拜祝文宜稱皇帝諱尋皇后廟見之禮本修虔為義今於孝武論其嫂叔則無通問之典語其尊卑亦無相見之義又皇后登御之初昭后猶正位在宮敬謁之道久已前備愚謂孝武昭太后二室並不復薦告

丘仲起

皇太子著袞冕議 泰始六年正月有司奏被敕皇太子正朝賀合著袞冕九

章衣不儀曹郎丘仲起兼左丞陸澄議參議以仲起為允

案周禮公自衮冕以下鄭注衮冕以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伏尋古之上公尚得服衮以朝皇太子以儲副之尊率土瞻仰愚謂宜式遵盛典服衮冕九旒以朝賀

陸澄議

服冕以朝寔著經典秦除六冕之制至漢明帝始與諸儒還備古章自魏晉以來宗廟行禮之外不欲令臣下

服袞冕故位公者每加侍官今皇太子承乾作副禮絕

羣后宜遵聖王之㕓典革近代之陋制

參議

臣等參議依禮皇太子元正朝賀應服袞冕九章衣以

仲起議為允撰載儀注

王延秀

祀明堂應告太廟議泰始七年十月有司奏來年正月十八日祠明堂尋

舊南郊與明堂同日並告太廟未審今祀明堂復告與不祠部郎王延秀議以應告守尚

書令袁粲等
同延秀議

案鄭玄云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無二主故明堂異處以避后稷謹尋郊宗二祀既名殊寔同至于應告不容有異

宋文紀卷十六